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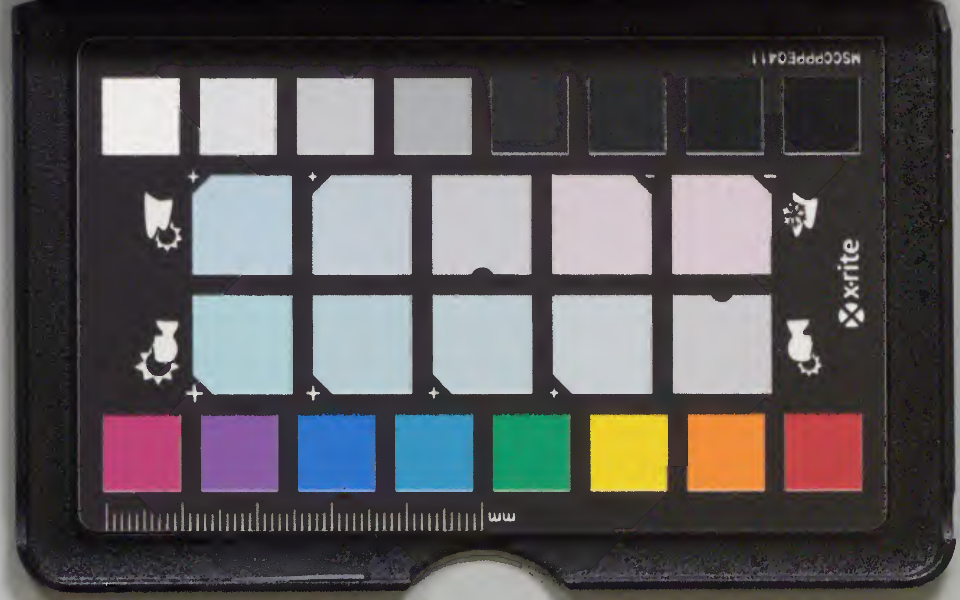
悉加草全集

十之十一

番外書冊

庫	文	閣	內
函	架	冊	號
一	四	三	二
五	一	八	六
三	三	三	三
類	類	類	類
和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 5 )
函號	190 318





垂加草第十

序

白鹿洞學規集註序

晦庵朱夫子挺命世之才承伊洛之統繼往聖  
 小學之教明大學之道又設此規以開來學而  
 乃蕪言所阨不得大敷於當時時則陸氏頓悟  
 之學陳氏事功之說競起儒佛王霸混雜為一  
 夫子力闢之俾不至惑天下後世於戲夫子之  
 德之盛功之大固不待後生小子之贊竊獨惟

淺草文庫



念小大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小學立教教明倫也敬身明倫之要也大學格致則因小學已知者而窮極之也誠正修則因已行者而博篤之也齊治平則舉此而錯之耳此規五倫爲教而學之之序實與大學相發其學問思辨四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篤行之事先列修身則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誠意正心在其中處事接物之要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夫規之明備如此宜與小大之書並行

然隱於夫子文集之中知者鮮矣嘉嘗表出揭諸齋潛心玩索焉近者李退溪自省錄論之詳矣得是論反復之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爲規者然後集先儒之說註逐條之下與同志講習之且嘆我國小大之書家傳人誦而能明之者蓋未聞其人是世遠地去之由乎雖然若退溪生於朝鮮數百載之後而無異於洞遊面命則我亦可感發而興起云慶安三年庚寅冬十二月九日戊午洛陽山崎嘉序

延中

卷一

三



大家商量集序

心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故居  
 敬以窮其理持志以養其氣則我之不動心亦  
 可以如孟子矣孟子之後周程張子繼其學之  
 絕而朱先生得其傳以曉天下時陸氏自謂未  
 放心而不事學問先生雖為此辨論然不顧已  
 言不察人言而終于告子之見可惜耳予嘗抄  
 先生之言編為兩卷上卷發學問之道下卷明  
 道體之極名曰大家商量集以使後生不惑乎

朱陸之是非仲春望日山崎嘉序

敬齋箴序

人之一身五倫備焉而主乎身者心也是故心  
 敬則一身修而五倫明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此合動靜表裏言之朱子此箴凡  
 十章自首章至第六章言持敬之目次一章結  
 前六章其曰從事者必有專焉之意能如是則  
 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何身之不修倫之不明之  
 有次二章言不敬之害夫須臾之間毫釐之差



豈可忽哉苟忽則一身無主而為君不足為臣  
綱為父不足為子綱為夫不足為妻綱且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佛氏一切殄滅五倫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末章總結一篇嗚呼  
丁寧訓戒至為親切願治之君志學之士所當  
拳拳服膺而弗失也明曆改元夏四月十三日  
山崎嘉敬義序

伊勢太神宮儀式序

伊勢太神宮儀式兩卷延曆二十三年神王等

所記也原夫神之為神初不有此名此字也其  
惟妙不測者為陰陽五行之主而萬物萬化莫  
不由此出焉是故自然發於人聲然後有此名  
此字也日本紀所謂國常立者乃尊奉號之也  
國狹槌尊者水神之號也豐斟淳尊者火神之  
號也湫土煮尊者沙土煮尊者木神之號也大戶  
之道尊大若邊尊者金神之號也面足尊惶根  
尊者土神之號也蓋神一而隨化稱之也耳矣  
然水火之神各奉一尊號所以分陰陽也木金



土神各奉二尊號所以析陽中陰陰中陽也一  
而二二而五五而萬萬而一無方之體無窮之  
用不亦妙乎伊弉諾尊伊弉冉尊繼神立柱始  
行夫婦之道生天照皇太神太神賜皇孫瓊瓊  
杵尊八坂瓊曲玉八咫鏡天叢雲劍三種寶物  
爲此國之主因勅曰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  
爾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  
矣是王道之元也太神手持寶鏡祝之日視此  
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爲齋鏡復勅

天兒屋命天太玉命同侍殿內善爲防護是神  
道之祖也瓊瓊杵尊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  
見尊生鸕鷀草葺不合尊葺不合尊生神日本  
磐余彥尊是爲神武天皇天皇恢廓皇都恭臨  
寶位安置寶物如太神勅至于崇神天皇畏太  
神威移祭御靈寶鏡于大和笠縫邑垂仁天皇  
時鎮坐於伊勢渡會五十鈴川上內宮是也雄  
畧天皇時建豐受宮於渡會山田原祭國常立  
尊外宮是也在昔祭祀之盛洋洋手中葉漸衰



胡佛入來神道愈廢王道愈弛逮蘇我氏之亂  
舊記盡滅而後佛徒肆誣神佛溷散無神社不  
有佛寺無神書不有佛事獨皇太神宮嚴忌佛  
法而此兩卷不少雜之豈非萬代之龜鑑哉嗚  
呼神垂以祈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君臣上  
下無黑心以丹心奉大神則胡佛無所立而觀  
常世之神風明曆元年冬十二月九日山崎嘉  
敬義謹序

孝經外傳序

孝經一書秦火之後隸書今文出於漢之顏氏凡  
十八章而鄭玄為之註科斗古文武帝時得於  
孔壁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傳唐宋元明  
諸儒論古今文紛紛不一嘗考二文之異詞語  
少不同而意義初無遠者唯闡門章古文有焉  
今文無焉此其關繫不輕唐開元勅議司馬貞  
淡學阿世妄黜闡門章卒致天寶之亂是故晦  
翁朱先生據古文刊其誤分定經傳闡門章特  
釋之竊謂小學所載經文其擇最精熟讀之與



大學經同一規模實聖人之微言也夫 本  
朝之古孝靈御宇秦政贈經書譽由御宇百濟  
獻博士文武太寶之元始行釋奠之禮自來以  
易書詩禮孝經論語輪轉爲釋奠之講書風降  
俗衰釋奠之禮廢輪轉之講熄而先秦之經無  
見于後世且鄭註孔傳亡于華夏尚矣元人志  
曰日本僧裔然以鄭註來今也二本流落人間  
但未知其真贋也抑晦翁八歲讀此書題八字  
日若不如如此便不成人嗚呼天性之感至矣深

矣由是觀之不讀此書者非人也讀而若晉安  
昌王階之蕪戚則可謂不曾讀者惜乎此書非  
曾氏門人之舊是以晦翁僅爲刊誤而不及訓  
解欲別爲外傳而亦未成刊誤之後雖諸家多  
訓解恐未有發揮微言也爰忘予固陋表出小  
學所載而掇取他書之言爲外傳十章以述晦  
翁之意云明曆二年八月朔日後學山崎嘉序  
感興考註序

詩權輿于虞庭而降於周世孔子列之五經其



雅言通之居多曾思孟氏之後其教亡焉一變  
為離騷再變為五言五言起於漢蘓武李陵夫  
陵也降虜武也持節則言之巧相似而心之趣  
頓殊晉陶淵明唐之李杜皆能作五言而起漢  
人伴楚客趕風雅之變者也晚唐作者不足算  
矣至宋程氏明道夫子蓋得孔門吟咏之遺法  
朱子依其法輯詩傳而此篇者體為五言實續  
周詩固非子昂感遇之所髣髴也朱子沒後未  
有繼作者獨明之方遜志齋其殆庶幾乎惜哉

命之不幸莫見其成也抑我倭歌之與詩言雖  
異而情則同濫觴于神代而盛於皇朝逮中葉  
大津皇子始作詩賦然後詩歌並行世不乏人  
但歌也失神代之風詩也非周世之音管公之  
才猶悅其製似香山矧其他乎數百年來朱書  
斯渡人人讀詩傳而不得其旨此篇則不惟無  
讀之知其名者亦尠矣予竊三復之有年于茲  
遂輒考諸家之註抄訓詁出事證以俟後之君  
子折中云明曆二年十一月九日山崎嘉序



堯曆序

邵堯夫論河圖云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然則雖曆起于黃帝而所自來抑遠矣其見於經則堯之王天下也克明俊德命羲和正曆象敬授人時陰陽燮天下平及年老禪舜也乃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治曆明時王者之重事也按天開於子故斗柄初昏建子之月爲天正今之十一月也地闢於丑故建丑爲地正今之十二月也人生於寅

故建寅爲人正今之正月也三正之云尚矣夏后氏用人正爲歲首湯武革命商用地正周用天正夫歲首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蓋取王者居其正也秦用十月則無謂之甚自秦而下古曆之法泯焉漢武帝之時始造太初曆復行夏之時歷茲已往曆法屢改若唐之大衍宣明當時以爲精密然皆出於安排而遂多差矣我國家武鸞尊以前歲時之記不可得而詳神武天皇以來用寅月爲歲首與孔子所取不約而合



兵唐人美我而稱正朔本乎夏時兵崇神天皇  
以遠荒之人猶不受正朔遣將軍平之則是夏  
王其誓之舉也孝靈御宇徐福斯渡是時未火  
于秦意者古曆可攜來惜哉不傳于世譽由御  
宇徵王仁於百濟太子師之習諸典籍然茂曆  
學之聞厥後欽明推古之時雖曰百濟貢曆本  
亦不知何等書也持統四年有勅始用元嘉曆  
次用儀鳳曆聖武帝天平七年入唐留學生下  
道朝臣真備獻大衍曆廢帝天平寶字七年停

儀鳳曆行大衍曆光仁帝寶龜十一年遣唐使  
羽粟巨翼獻五紀曆而未專用之清和帝貞觀元  
年渤海貢宣明曆三年始頒之至今行之疇人歷  
歷焉但替古之曆者未之有也明曆四年之春  
嘉遊于武江於井上內太守家閱其所調堯曆  
一卷一據朱子所考以成之朱子嘗謂古人曆  
法疎闊而差少此一卷其度幾乎於茲乎序三  
月朔旦山崎敬義

朱子社倉法序



井田之法張子詳議之欲驗諸一鄉未就而卒  
朱子之時將行乃寢矣朱子嘗言程先生初年  
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它  
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然今不察地  
勢懸隔時宜頓殊而曰徑行之者遠矣夫古者  
什一今者什四古之兵出于農故什一而用足  
矣後來兵農別焉則其什四視古之什一不爲  
二三多矣僅一二之間耳故能考古法之意而  
得時措之宜則何難之有孔子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若漢之常平隋唐之義  
倉則近古之良法而民不被其澤者何哉人亡而  
政息也朱子本于隋唐制社倉法其法惠而不  
費所施之處雖遇凶年民不餓食人存而政舉  
者如此惜乎不得行此於天下也 本朝文  
武帝之置義倉也淡路帝之敷常平也當時得  
以焉爾乎蓋蔑聞於後世矣予竊欲廣朱子之  
遺法謄寫通鑑之所筆蒐輯朱子之所記而冠  
朱子真於其首以行于世云山崎嘉序



武銘考註序

易乾之六畫皆奇敬之所以實也坤之六畫皆偶敬之所以虛也奇偶之象雖殊敬之意則一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不其然乎放勳之欽重華之恭文命之祗是書第一義皆敬之謂也禮者敬之文也樂者敬之和也詩之思無邪自敬入焉所謂聖敬日躋者稱成湯之德也夫湯學於伊尹莫時莫處不致其敬而然矣傳所引盤銘蓋諸銘之其一也惜乎不盡

傳焉武王斯銘則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亦無他敬之術而已矣其所以反之而至於聖正得于斯兵是乃敬也者聖聖相傳之心法皇犧初示其意而其言出於黃帝然微師尚父之傳丹書則誰得而知此哉孔子贊易以敬義釋坤之六二蓋本于此矣其修春秋也筆削之間謹嚴之敬誠萬世之常法也獨夫受謂敬不足行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是武王之所以為武也然則斯銘也後世王者所可必



書以自戒也萬治三年庚子正月十四日庚午  
山崎嘉序

會津風土記序

自有天地則有我神國而伊弉諾尊伊弉冉尊  
繼神建國中在為大八洲任諸子各有其境謂  
之浦安國以四海安靖也又謂細戈千足國以  
軍器具足也又謂磯輪上秀真國以秀出萬土  
也逮生日神授以天上之事日神以皇孫瓊瓊  
杵尊為此國之主稱曰豐葦原中國豐葦原者

葦牙發生之盛也中國者當天地之中日月照  
正直之頂也又呼曰千五百秋瑞穗國瑞穗是  
養人之物千五百秋則祝言之也神武天皇都  
大倭國而以大倭蒙諸天下皇輿廻望國形似  
蜻蛉則謂之秋津洲秋津者蜻蛉之倭名也大  
倭國是日神降臨之地故謂之大日本豐秋津  
洲而又以日本為天下之號矣景行天皇立諸  
國之名成務天皇子制國郡之疆元明天皇辨國  
郡鄉村之名上古之大八洲漸割為三十三國



復分爲六十六國而京畿七道定於中古未之  
有革者也畿內不言道者猶禹貢之冀州不言  
疆界也六十六國名風土記始于元明天皇成  
于醍醐天皇夫王者在室中周知四方之地域  
邦國之要害則賴乎圖書之存焉此周禮大司  
徒之所掌職方氏致其詳隸於司馬蓋秘而藏  
之所以防患也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高祖  
具知天下之阨塞戶口多少則何之功也漢之  
地圖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淮南諸王謀反

皆按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鳳所謂地形阨塞  
之書不宜在諸侯王者正得周人之遠慮矣唐人  
設兵部屬四而職方居其一則能戒後車者也  
明人亦屬職方於兵部而一統志之成漢唐以  
下所未有也然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  
焉故丘濬議之以請依周禮別爲一籍可謂知  
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矣兵我風土記太政官掌  
之王室衰焉官職廢焉或放散而不收或失亡而  
不補今流落于人間者出雲之外未見其本書



也可嘆而已矣會津中將源正之尋大八洲之  
起惜風土記之逸私記會津之風土令嘉潤色  
其文且爲之序以俟國家修成之舉云寬文六  
年丙午八月六日山崎嘉謹序

洪範全書序

河出圖洛出書伏羲則圖作易大禹則書叙範  
伏羲之易更三聖而其說備矣大禹之範其數  
不傳焉朱子探圖書之原別四聖之易然後易  
道明于天下當時門人與於此者獨蔡西山耳

西山之子九峰受師父之託以著皇極內篇矣  
竊翫索之範數之相對而爲十也猶易卦之相  
對而奇偶齊也其行圖猶橫圖也左轉一周則  
爲圓圖也九截重之則爲方圖也其八十一章  
猶六十四卦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之周猶四  
千九十六而象之備也其卜筮之法易以四揲  
之三變成象範以三揲之兩揲成數象數奇偶  
相因爲用者然也其十一本以四約之爲一者  
三則亦奇偶相因也虛其二則亦太極也用其



一則亦兩儀也然而占之之易同乎灼龜之不  
費手也嗚呼若九峰則窮神知化繼志述事者  
真西山稱與三聖之易同功豈不信哉遂因性  
理大全所乘以加質正定爲上中下三卷而冠  
洛書於洪範以爲首卷取周易全書所載以爲  
末卷且以嘉所考述錄于其後凡六卷題曰洪  
範全書兵斯道也朝鮮之所宜傳而李退溪嘆  
失其傳也我  
倭開國之古伊弉諾尊伊  
弉冉尊奉天神卜合之教順陰陽之理正彝倫

之始蓋宇宙唯一理則神聖之生雖日出處日  
沒處之異然其道自有妙契者存焉是我人所  
當敬以致思也寬文丁未重九日山崎嘉敬義  
序

### 仁說問答序

平山講義云孔門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  
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然則宗孔氏者不可不知求仁  
哉蓋求之也先理會其名義體認其意味然後



致敬想之功用克復之力則其度乎得之矣此  
乃朱先生教人求仁之意也竊嘗合先生之仁  
說並圖及與南軒東萊論此者以爲一卷題號  
仁說問答誠能從事於論孟之間而熟復于是  
卷之中則自有仁之意思滋味親切處子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嗚呼肯哉寬文戊申  
仲夏上浣山崎嘉序

二程治教錄序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此堯舜爲億兆之君  
師治而教之者也三代之明王莫不皆然矣周  
之衰也君師之職廢焉治非其治矣教非其教  
矣時則有孔子在而不獲其位嘗適衛曰庶矣  
哉冉有曰何加曰富曰又何加曰教是欲治而  
教之者也孟子傳孔子之道而告人牧則必以  
帝王治教之法逮其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間  
若明帝若太宗雖有治之功雖有教之迹而不  
髣髴乎堯舜之世也如董子則知道之出天而



猶未真也如韓子則見性之有五而猶未實也  
故其言治也言教也大義雖立而精意未盡矣  
至于宋程夫子兄弟者出而續夫千載不傳之  
緒開治道焉明教術焉當時用之則堯舜其君  
民也必兵惜哉託空言而無所施也然後之君  
子有賴其言而得其心則亦萬世之幸也會城  
太守左中將源正之讀書好學專攻小學四書  
有年于茲矣頃閱二程全書輯其關於治教者  
爲上下兩卷名曰二程治教錄而屬嘉爲之序

蓋聞之也夏商周所因之禮所損益之義則古  
今人心之固有而先聖後聖之一揆者能深知  
此然後可以言治教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矣抑  
我神代之古也猶三皇之世也神武之  
皇圖也猶唐堯之放勳也此則是書開卷之寓  
意良有以矣乎終卷之編次亦非偶然皆有意  
而存焉讀者宜致其詳也寬文戊申季夏望月  
山崎嘉序

伊洛二子傳心錄序



洙泗學絕而伊洛再倡焉楊中立始從學于明  
道先生受中庸之書後卒業于伊川先生其志  
以聖人爲可學而至自勉教人以靜一體驗之  
法是乃所聞於兩先生而其本則從周子來焉  
羅仲素聞諸龜山李愿仲聞諸豫章而皆靜坐  
養成其德也至于濂溪之風月照乎延平之水  
壺則灑灑落落瑩徹無瑕矣若夫靜坐之似禪  
定則朱晦翁嘗明辨之也彼口耳之徒偏執其  
救蔽責備之言而不問三子之所以爲三子矣

夫三子志學立心之固從師求道之切後世學  
者之所不及而其相傳指訣則漢唐諸子之所  
不曾知也苟非真用居敬窮理之力實見大本  
未發之中者孰能識三子之度越諸子矣嗟乎  
晦翁說夢之譏吾曹當自省以喚醒焉豈徒爲  
諸子之事而已哉源太守反復程書之餘看詳  
三氏之書抄錄之彙爲三卷名曰伊洛三子傳  
心錄嘉讀之竊有感焉於斯手序寬文己酉三  
月朔旦山阿敬義



蒙養啓發集序

子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拈出敬字以補小學之闕明大學之道矣朱先生接其傳而著小學之書解大學之書矣夫聖人之教有小大之序而一以貫之者敬也小學之敬身大學之敬止可以見焉蓋小大之教皆所以明五倫而五倫則具於一身是故小學以敬身為要大學以脩身為本君子脩己以敬而止於親義別序信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是先生平日答問說著下

寧親切之訓也嘉竊抄騰其言繕寫其語為蒙養啓發之二集以助學者之講習云爾寬文九年夏五月四日山崎嘉敬義序

小學蒙養集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之名其取諸此蓋聖誠而已矣幼子常視毋誑則是養之正作聖之功也聖沒教廢蒙養不正衰世之間若孟母若程母乃能得養子之道夫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雖孟子程子之質非養之正學之力豈充



亞聖之才而當各世之任哉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童蒙其念茲矣五月四日山崎嘉序

大學啓發集序

論語日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書之名其取諸此昔謝上蔡學於程門有理會不透泚于穎明道稱其憤悱嗚呼斯人其難矣乎是故明道謂張橫渠日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待憤悱則師資勢隔而道或幾乎熄矣且

當隨其資而誘之橫渠初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用明道此言然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焉朱門憤悱者幾人而先生啓發之若是蓋亦不得已之盛心也五月四日山崎嘉序

近思錄序

晦庵朱先生日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信哉是言也孟子沒而聖學不傳者其無此階梯也夫學之道在致知力行之二而存養則貫其二者也漢唐之間非無知



者也非無行者也但未曾聞存養之道則其所  
知之分域所行之氣象終非聖人之徒矣至于  
宋濂溪周子繼往聖而開來學其所謂無極而  
太極則啓太易之祕而發中庸之妙也誠能有  
得於斯則四子六經可不治而明矣然此豈若  
異端頓悟之所得哉先生教伯恭做數語載於  
後正爲此也竊謂一高卑合遠近者聖人之道  
也升高自卑行遠自近者聖人之教也或馳於  
高遠或滯於卑近則皆非道非教也先生此編

以近思之名而極高妙之言小學大學工夫  
悉備焉實學者入道之階梯不可不好看也當  
時鄧綬問之略而不切故先生且隨答之而已  
後來陳潛室答人問之也問者雜而不切其答  
亦非達者語也雖何北山著發揮恐微言未析  
也葉仲圭爲集解楊伯岳爲衍註皆未能深有  
所發明汪器之議之是也戴亨之補註柳貫之  
廣輯皆葉解之亞流也周公恕亂成書爲分類  
張元禎陳文耀雷同而補成之共犯不韙之罪



耳。抑此編之後，劉子澄取程門諸子之說，編爲續錄。先生以謂諸子終不及程子，接續其意思，不得矣。其後蔡覺軒以先生之書，編爲續錄，採張氏呂氏之書爲之別錄。嘉嘗閱之，不滿于心。聊試論之。夫先生經解之外，說天人之道，莫詳於元亨利貞太極之二說。然選乎太極說而遺元亨利貞說，何耶？仁愛之有味，智藏之無迹，先生丁寧開示之。其全收仁說，則愛之親切，足以味之乎？其截取四性之論，雖有又藏之言，而不

聞其說之詳，則無迹之微意，孰得而識之哉？玉山講義發揮四子旁通情也。此爲學者用力而講之宜。依先生編入好學論之例，矣敬齋箴是存養之要也。白鹿洞揭示則教學之法，而大學以來之規也。答吳晦叔知行書，則大學之蘊而傳者之所未發也。皆不載之。其他可惜者猶多。今不盡論之也。別錄之編，不取南軒主一箴，不舉東萊大事記，其亦遺恨也。蓋有周程張子而微先生，則此書之編不可成矣。先生以後更無



先生則註解之眼續編之手果望於誰哉寬文  
十年夏五月九日山崎嘉敬義序

中和集說序

薛敬軒曰中庸序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  
之理不外是亦可謂知要領者矣夫天命之性  
合體用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其體之靜也中節  
之和其用之動也斯義至精至密朱先生猶不  
惑年然後得之遂定章句爲輯略作或問又特  
著首章說以克己復禮論脩道之教於是乎編

聞其說之詳則無迹之微意孰得而識之哉王  
山講義發揮四子旁通情也此爲學者用力而  
講之宜依先生編入好學論之例矣敬齋箴是  
存養之要也白鹿洞揭示則教學之法而大學  
以來之規也答吳晦叔知行書則大學之蘊而  
傳者之所未發也皆不載之其他可惜者猶多  
今不盡論之也別錄之編不取南軒主一箴不  
舉東萊大事記其亦遺恨也蓋有周程張子而  
微先生則此書之編不可成矣先生以後更無



先生則註解之眼續編之手果望於誰哉寬文  
十年夏五月九日山崎嘉敬義序

中和集說序

薛敬軒曰中庸序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  
之理不外是亦可謂知要領者矣夫天命之性  
合體用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其體之靜也中節  
之和其用之動也斯義至精至密朱先生猶不  
惑年然後得之遂定章句爲輯略作或問又特  
著首章說以克己復禮論脩道之教於是乎竊

有感焉夫天命之性具于人心故存心養性所  
以事天而存養之要無他敬而已矣易曰游雷  
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蓋天之四德五行爲人之  
五臟五性心火德而亨雷鳴夏禮屬心孟子云  
恭敬之心禮也天人妙合之理如此位育之功  
其在於敬不亦宜乎周子以中爲禮爲和程子  
論中和必以敬爲言先生常舉此示人者其指  
深矣予嘗讀中和舊說序知先生所見之初終  
惜哉其舊編之不傳也仍爲此編名曰中和集



說乃書所慮于卷端云寬文壬子夏至日山崎  
嘉序

性論明備錄序

合理與氣有性之名故聖賢言性也有以理言  
者有以氣言者成湯所謂恒性者本然仁義禮  
智之理也伊尹所謂習性者氣稟耳目口鼻之  
之欲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本然也相近相  
遠之性兼氣稟言之也大學拂人之性謂氣稟也  
中庸天命之性指本然也孟子道性善則本然

也君子不謂性者氣稟也周子所謂五性性命  
本然也五行之性剛柔之性氣稟也夫本然氣  
稟之說程子張子始言之而其論為明備矣至  
明道先生此論則前聖賢所未言處勇猛擴發  
無復餘蘊者也然非朱先生之說之詳孰得而  
識之哉因為此編題號性論明備錄亦取諸程  
先生之言云爾寬文十二年六月七日山崎敬  
義序

會津神社志序



我倭封天地之神號天御中玉尊舉天以包地  
御尊辭中即天地之中主即主宰之謂尊至貴  
之稱凡上下大小之神皆此尊之所化也上古  
祭天神地祇八百萬神中古以降三千餘座而  
延喜式內定之王城鎮守二十一社式外之神  
亦與焉臨時奉幣于茲此圓融帝已來行之至  
後朱雀帝定之以爲上中下三七社矣或謂之  
二十二社者以賀茂分上下也夫神所在謂之宮  
者仍崇神帝以前神皇同殿之舊號也謂社謂

祠者自崇神帝而稱之矣竊聞神字之倭訓與  
上字同鑑字之倭訓與上觀二字同則神字之  
倭訓是鑑字之略訓而照臨下土之謂也宮社  
祠三字之倭訓宮與御舍二字同尊而稱之也  
社與八知二字同神知八方之謂也祠與火藏  
二字同惟神天地之心惟人天下神物而其心  
則神明之舍也抑天下萬神天御中玉尊之所  
化而有正神有邪神何耶蓋天地之間唯理與  
氣而神也者理之乘氣而出入者是故其氣正



則其神正矣其氣邪則其神邪矣人能靜謐守  
混沌之始被邪穢致清明正直而祈禱則正神  
申福焉邪神息禍焉豈可不敬乎哉會城太守  
左中將源正之達於我神道舍人親王以後一  
人也嘗憂胡佛雜于國神嘆于神社在于汚地  
教令胤侍從正經正其管內社籍題曰會津神  
社志命嘉序其卷首苟匪神垂冥加之人孰知  
太守所存云爾寬文壬子季冬九日山崎嘉敬  
義謹序

程書抄畧序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孔  
孟之去就正以此也是故堯舜然後可舉舜禹  
矣湯文然後可用伊呂矣程先生昆弟實得孔  
孟之傳然時君非二帝三王則見其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同朝之士惡忌伯子謗詆叔子  
此皆言逆于心不求諸道之過耳予嘗騰出道  
書外書之言收入於小學近思四書解中之餘  
彙為天地人倫為學三篇名曰程書抄畧因題



其端如此讀者念茲延寶改元日垂加翁山崎嘉序

朱易衍義序

易經大全依古易而啓蒙本義爲之大註擇諸  
說之足發明經註者爲之小註以程傳收于性  
理大全通書之次則可也然亂經文雜傳義使  
四聖之易混而不明矣夫朱子之後今易復行  
而古易遂亡者備於天台董氏而成於大全者  
實朱子之罪人也嘉自壯年憂之乃復朱易加  
倭訓令鑿諸梓以廣其傳焉學者苟能讀此則

知易本卜筮之書四聖之易各別而程易又別  
也不甚難矣但恐爲大全所汨而不能反其本  
於是乎爲朱易衍義云延寶五年正月垂加翁  
山崎嘉序

贈永田養庵序

養庵者永田氏之號名某字在明備之後州之  
產厥父兄弟共仕本州福山城主水野君焉在  
明自少志學不尚記誦不習詩文頗扣老佛亦  
覺其非道廢之一宗朱氏學之十數年來與我來往



小學近思四書循環理會之窮理之知集義之  
行居敬之功一以貫之之道信而不疑之其見  
處非近世儒者之所逮也予自去秋講易今春畢  
焉在明復來問辨之審且明矣起予有之助我  
有之既而告歸昔子路顏淵之別也贈以言處  
以言夫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之瘖言九德閔子騫  
不言言必有中予何人復何言所曾講更言之  
中庸之脩道以仁是列聖相傳親切處大學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則好仁利仁者之事仁以

爲己任則士之志責善輔仁則朋友之任也於  
是乎序以贈之在明往欽哉延寶六年仲春日  
垂加翁山崎敬義

贈橋崎正員序

生也自天地來死也魂遊于天魄降于地與天  
地化而一更無來處更無去處此人物之始終  
造化之道也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告子路  
之深語宰我之詳中庸發明之至矣盡矣尚奚疑  
哉但輪迴之說行焉不惟無學者被誣惑而讀書



者亦不能明辨之可慨嘆耳吾老友備後國人  
猶崎正員質性謹恪始不識文字自憂不免爲  
醉生夢死之人勤苦讀書一年有一年工夫而  
覺天地之外無復他道也昔李初平年老欲讀  
書而無及焉遂聽周茂叔話二年乃悟可謂偉  
人矣今正員讀書之力全勝於初平若親聽茂  
叔之話則其所得爲如何哉雖然猶幸周氏之  
書存焉正員玩索終身則朝聞夕死得正而斃  
不亦可矣乎因序以贈之延寶六年季春二十

二日垂加翁山崎敬義

周書抄略序

中庸孟子之後周子言誠至矣所謂誠無爲此  
言其本然也靜無而動有此言其一動靜也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此與易幾者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者相發其先見則有動於中不可  
謂無然未形則無跡於外不可謂有故謂之間  
卽是動之微欲動而未動之間也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亦言其貫動靜而靜中說復與邵



程不同焉伊川動上說復而闢靜見天地之心者特指王弼而言也堯夫之說復也猶濂溪之說幾也蓋天地之心誠而已矣或動上或靜中或動靜之間及其見之一也若夫荀卿溫公之言誠也皆不知其至而語其次者也學者思之延寶七年冬至日垂加翁山崎嘉序

東鑑曆筭改補序

神道衰王風降素戔烏尊治天下之權歸于武家始乎平清盛而成於源賴朝矣東鑑猶魯之家

春秋但未有筆削之手耳嘉竊欲脩倭鑑國史之外博檢雜史日之支干月之大小之閏日月之蝕或書焉或否焉或差異焉嘗憂乎難定于兵會城仕士安藤有益盡心於九數實筭學之秀者近寄其所著東鑑曆筭改補來鎌倉歲時得致其詳乃喜之有益屢需序遂應之延寶庚申之秋山崎垂加翁序

有賀氏字序

會城仕士有賀氏之子名文字滿武需叙字之



義且謂有賀者信州諏訪郡之鄉名厥先出自  
諏訪明神神子三人長居諏訪仲居有賀季居  
真志野因各爲氏諏訪氏置大祝有賀氏置大  
市而奉事明神謂之神家家法諏訪氏斷則有  
賀氏可繼之有賀氏絕則真志野氏可繼之厥  
裔聯聯于今也鎌倉平義時之時有賀四郎其  
子五郎共仕之子孫相續至備前守滿重自滿  
重而來世蒙滿字吾應之曰祖先名字子孫相  
承本朝振古而然諸夏亦有之不暇枚舉焉禮

二十曰弱冠而字冠者成人之道故三加祝辭  
皆以德頌之後世字之有序有說則冠禮祝辭  
之彌文也吾子悔乎虛過不惑寧欲得字義勉  
旃乃爲叙之家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蓋文武也者仁義之具也易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求放心  
爲要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我國士以武爲己任  
亦無所讓更能讀孟子有得乎浩氣之論則不  
止宜於武亦可宜於文矣夫氣體之充也饒則



氣不充體也浩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充滿也吾子念茲延寶庚申之秋垂加翁序

題朱書抄略

傳不云乎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云鷹乃學習又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然則教云學云天地人物自然之理也聖人順性命之理建教學之法始于皇犧成于帝堯備于周公矣孔子脩六經垂其法於天

下萬世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鄒魯之後伊洛接其傳至朱子解孔氏之書明六經之道是則述而不作者嘉之所願學也延寶庚申之秋垂加翁題

居諸劄記序

嘉題敬勝冊子號居諸劄記乃晦翁訓子帖之意而欲其日就月將也張橫渠劄記而正蒙成焉薛敬軒倣橫渠而讀書錄成焉劄記之業學



者所當居處程明道議橫渠劄記曰子厚却如此不熟若明道則入於聖人不記而記之域者乎天和元年冬至日垂加翁書

垂加草第十

垂加草第十一

跋

書周子書後

周子之書朱子所集次余未見之度氏濂溪集謝氏濂溪誌徐氏周子全書皆非其舊矣爰不自量參攷編次以俟異日得原本云正保丁亥五月四日山崎嘉跋

書敬齋箴分註附錄後

予教一二子讀敬齋箴而蒐輯朱先生以下數



儒之言及于此者分註附錄以與之矣夫持敬  
之方誠如先生跋王一箴然尚妄爲之者亦欲  
反復徃來于其中有心熟之功也小子思之若  
夫草廬之爲陸學也前輩定論既是云云小子  
勿以其言輒信其人辛卯冬至日敬義跋

跋秀吉公感狀

右關白豐臣秀吉公感石川兵助勇死所賜其  
弟長松之狀也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孝子之常也殺身成仁孝子之權

亦所以顯父母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秀吉  
初爲筑前守時與柴田修理亮勝家有隙天正十  
年四月廿日戰于近州柳瀨秀吉小臣七人趣攻戰  
疾大敗柴田軍時兵助年十八歲把槍先七人  
至柴田虎士拜鄉某亦操槍當之拜鄉被創胸  
兵助被傷眉間共倒拜鄉當下死兵助五日而  
死秀吉痛惜之召長松賜此狀并俸千石兵助  
自幼侍秀吉側十六歲賜旗人以誅之忠死然後  
咸服秀吉能知人若兵助者可謂孝矣兵助姓



源石川其氏諱一光贈四位侍從長松字一宗  
任掃部助其先出自多田滿仲滿仲四世曰有  
光稱石川冠者奧州人也是爲石川之祖有光  
五世曰光治承久之役有績賜美濃州市橋莊  
遂爲美州人其苗胤有曰三關曰江雲曰養德  
者俱居同州鏡嶋友弟深至人謂之三兄弟養  
德仕平右府信長卿生二子長木平兵衛尉諱  
光政次伊賀守諱光重共仕秀吉兵助者光重  
之子也一日兵助之從姪有政携此狀來曰秀

吉賜感狀於從叔父及彼七人七人之狀著在  
太閤記曰此狀獨脫之請爲跋之以垂不朽吾  
族之幸也予謂之曰此誠世之所未傳也嘗見  
彼七人之狀皆稱一番鎧豈七人若是之均哉  
且兵助旣爲之先則此狀所謂一番鎧者真是  
也然若微此狀則後世無從徵之宜以傳之也  
昔宋考亭之叔祖直閣公乞表其族昭等死節  
事狀忠義錄不登載考亭恐其湮沒不傳刻而  
附於錄後今子倣之奚以余爲有政求而不已



於此乎跋山崎敬義

書加藤家藏論孟

孔子贊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禮智萬善之本而義禮智皆仁也人能體仁則義禮智之用隨其事之常然而行焉論語專說仁正爲此也孟子之時人謂兼愛仁謂爲我義以諛爲禮以擊爲智而不知性是心之體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而

發明其四端又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結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是七篇之歸亦在乎此也戊戌之歲余遊東武與加藤作太守爲文會矣一日出示一小篋就而視之題其上曰論孟開而觀之朝鮮印行小本也太守曰此我曾祖遠江守之本而題書者其子左近將監也請一言以書焉予謂顯曾之本顯祖手澤最貴家之珍也嘗聞遠太守振勇於天正之間逮乎豐臣公擊朝鮮也遠州以千人行威氣



出其右者鮮矣嗚呼其食沙之言今猶在武人  
之口碑太守又出示一太戈曰此曾祖終身所  
持也予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文武也者仁義之具也太守左顯曾之文  
右顯曾之武仁以行之有所不行義以通之則  
人道斯可立矣遂爲之書七夕山崎敬義

跋孟子要略

朱先生年譜紹熙三年先生六十三歲孟子要  
畧成予嘗尋覓此書而未得見之也夫子孟子之

書集註明其正意盡其餘意則此書蓋唯本文  
而已乎或修入集註乎抑別爲解說乎皆不可  
得而知矣向閱真西山集有序之者具記編輯  
之次乃曰其目填以本文如斯而撥先生言及  
茲者附于厥後真真序於篇端以俟他日獲原  
本云山崎嘉書武江城下

書朱子社倉法後

嘉按安濟坊崇寧元年置焉養濟院紹興二年  
置焉所以愍無告也漏澤園崇寧三年置焉所



以恤其死也明之太祖立孤老院改名養濟院其設義塚蓋亦倣漏澤園耳本朝施藥悲田二院之舊事可法於後代者也

書行宮便殿奏劄後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而不易矣孟子豈欺我哉蓋聖人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雖聖人既沒亦能由其教而不悖於天地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宋寧宗朝朱子奏事行宮便殿以陳爲學之方而言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

如此實與孟子同一意其欲信用之而已矣因讀此劄敢書其後山崎嘉跋

跋拘幽操

禮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坤之六二敬以直內大學之至善臣止於敬誠有旨哉泰誓云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泰伯文王之所深諱伯夷叔齊之所敢諫而孔子所以謂未盡善也吾嘗讀拘幽操因程子之說而知此好文字不可漫觀既而見朱子以程說爲過信疑相半

卷之六



再考之朱子更轉語說得文王心出夫然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矣遂附程朱之說于操後云  
山崎嘉跋

跋玉講附錄代會津中將書

朱子之言性與天道布在文集語類之中乙巳之歲表章玉山講義且抄出其可與講義參驗者名曰玉講附錄凡上中下三卷上下兩卷各分一二三乃以繕寫重陽日成焉山崎嘉跋

跋二程治教錄

伯淳曰異日尊師道者吾弟也成人材則予不得讓焉此以其德之異也正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以其道之同也明道渾然天成伊川精細平實正似文主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是朱子聞而知之以判斷之者亦非同道孰能與於此矣嗚呼知言也其難矣乎二程全書所收弊言之爲書以其名則宜莫過之者而其實則徐必達者焉不精也嘉閱楊張兩家集斯書非龜山之所

龜山集



爲而其序亦非南軒之所作也朝鮮李退溪亦嘗議之矣朱子有言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竊謂粹言即此是也歟楊月湖亦疑以爲明仲之書然則雖明仲之才而倉卒之所爲恐非惟有不寫得言語之氣象且失其言之真意欠其語之餘味者或有之矣南軒所謂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者於是乎驗焉夫必達校正周程邵之書於正蒙則爲之發明可謂勤矣然橫渠

論文言四德而以信配貞蓋有深旨矣是周程邵子所未發處必達不措一辭於此則其識淺矣徒隨文解義耳不足謂之發明也余又讀南州草彼未上四家之階梯豈知其言語之意味氣象哉源太守治教錄以易傳經說遺書外書附錄之語爲上卷文集遺文之言爲下卷而不取粹言因書厥後如是矣若夫中庸解則朱子所辨必達既識之故不復論于此云季夏既望山崎嘉跋



跋三子傳心錄後

心之為言出於虞庭而列聖傳授之法子思著  
諸中庸所謂喜怒哀樂者皆心之用而未發之  
中則心之體也中節之和則用之行而不失其  
體者也孟子傳此心法以著七篇所謂執中聖  
時者君子之中庸也四根之性者未發之中也  
四端之情者中節之和也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及其沒而其傳絕焉唐之李翱雖尊中庸  
作復性書然其滅情之云釋氏之中庸而非孔

氏之中庸矣宋之周濂溪繼絕學著圖書其曰  
主靜立人極則戒懼之謂也其曰無欲靜虛動  
直則致中和之謂也二程受學濂溪而遂為諸  
儒倡明道教人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繇是觀之若楊羅李三子則可謂善學務  
本之君子矣今儒者自謂學周程而未曾用一  
日靜坐之力甚者誇靜坐以為異端學之不講  
可憂也源太守傳心錄正為此而編也藤子默  
尤重之愛之手寫之以示于余且請一言以題



厥後予既而覽之筆墨之溫潤字畫之楷正固  
非謙急忙迫者所得而爲也古人云書心畫也  
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可不慎乎哉孟秋念日  
山崎敬義跋

跋朱子訓子帖

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聖賢之所得私也然孔  
門疑伯魚之有異聞者有焉朱門問敬之之有  
異聞者有焉陋矣哉古者易子而教之所以全  
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也晦翁令其子從

東萊學曾謂此也耳矣其訓子帖一篇乃爲受  
之而書焉爲人父子者之所當讀也斯帖朱子  
續集所登畧矣居家必用所乘詳矣予謂必用  
之所載蓋得其全者而非後人之附會也因參  
考之而撥晦翁答東萊書中言及其子者附于  
厥後以貽諸遊學之士山崎敬義跋

跋薛文清策目

右薛文清策目五十八道者蓬萊寧泉之所類  
次也頃有人攜來云此世之所希見其可信者



乎予謂嘗觀薛氏門人閻禹錫所編之門類讀書錄其卷末登之又閱文清全集其第二十八卷載試諸生策一道即五十八道之第一道也誠如景言則宜傳之也遂錄諸梓請為之跋於是乎書山崎敬義

跋訓蒙詩

右詩九十八首考之朱先生文集惟易詩有之而命以下無有焉察明正德年間新安程叔玉載之其所輯晦菴詩集而無訓蒙之號叔玉序

云易命太極先夫體用居敬人心道心一貫克己感興諸作皆發明道體之蘊奧表章孔孟之心法以及歷代之治亂如諸指掌漢唐諸作安得同日語哉又朝鮮吳祚所跋之本題號訓蒙絕句其下曰文公朱先生撰卷顛無易詩而有天詩其詩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自有物是為優游厭飲詩其詩誰言妙處費形容四字如何液在卷末載觀書有感二詩所登中間九十六首程集所乘但凡一百首也斯詩胡敬齋信用



之李退溪ニ誹議ス之敬齋カ所用未知其孰本退溪之所議則正吳本也予向依敬齋信之後來以謂退溪議得是矣宜詳之抑先生有言曰嘗疑曲禮衣毋揆等是古人教小兒語也程子欲作詩教童兒蓋亦古人之遺意爾北溪之小學禮詩則繼程子之志而石堂之學庸論孟毛詩之詩則訓蒙之體也頃有人携訓蒙詩來者吾爲之言之遂書其後如此云敬義跋

跋蒙養啓發集

宜一作更

伊川先生言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此論語憤悱啓發之義也又云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學記幼者聽而弗問之意也古者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之法正如此因書之蒙養啓發二集之後五月四日山崎嘉記

書冲漠無朕說後

此程子發明道體之全而拆之不亂合之無餘者也近思錄載之而註之者蓋有所未盡焉嘉



竊解之如右而抄出朱先生並門人及讀書居業自省三錄之說如左讀者可以參考云敬義識

跋會津風土記

會城太守四品侍從源正經者土津靈神之子也寬文辛丑靈神始記會津之風土至丙午厥功成以爲一卷此不惟欲坐知管內而待國家繼古者風土記之絕者也今歲甲寅太守補入丙午以後所增之村田戶口牛馬等及靈神長

隱之迹分爲兩卷使嘉者詳之且爲之跋其上卷則專國政之用下卷則兼方覽之勝實文質彬彬君子之書也予嘗以靈神之命潤色是書則斯命也亦不獲辭乃應之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其太守之謂乎延寶二年仲秋日垂加翁山崎嘉謹跋

跋張書抄畧

孟子之所願則學孔子也及其沒而其學絕焉周程張子攬遺經繼絕學然後儒者獲復聞聖



人可學而至也夫四君子之資濂溪明道最高  
伊川亞之橫渠又其次也然橫渠之勇困知勉  
行而其成功與周程一也學之爲貴豈不信哉  
予嘗爲程書抄畧尋而取張氏之書亦抄畧之  
仍記於厥後云爾延寶五年季冬九日敬義跋

跋御靈八所記錄

下御靈社司春原氏子信直自幼讀書弱冠專  
攻神書從我學焉吾愛其器之堪任乃所受所  
考傳之授之信直年來尋八所之起頃編爲一

卷以請跋文予嘗歷覽諸社記錄或闕畧或附  
會未有若此編者也因言桓武帝即位之翼立  
早良太子何其急也賊殺藤原種繼是太子之  
所叛而致則何不宜其罪而廢之也追稱尊號  
則曰朕有所思亦何謂也國史不顯記之釋書  
未可輕信也又言追稱之號與舍人親王同日  
崇道天皇而不有盡敬之號耳蓋由太子崇敬  
藤森而謚之如此歟當社末社親王坐焉藤森  
相殿太子坐焉誠有以矣夫我神道之大成在



於親王而太子崇敬之豈徒哉信直念茲當社者嘉之牛王神也此編之成以慶以賞以願垂于不朽延寶六年仲冬二十二日垂加翁山崎嘉敬義謹跋

跋兼良公十三廻忌法樂倭歌

孝經鄭註孔傳亡于諸夏尚矣宋史曰日本僧奮然以鄭註來二本今猶存焉然舊事紀引孝經言求之忠臣者必在於孝子之門而今本無有焉後漢書引此言注謂孝經緯文也孝謙天

皇令天下家藏孝經醍醐御宇皇子始讀孝經菅氏江氏爲之詩序釋奠講孝經菅江爲之詩序可謂盛舉矣後成恩寺殿兼良公十三廻忌法樂倭歌作者二十二人詠孝經懷舊各二首都四十四首咏歎之淫液之人子之心豈不感於茲乎哉夫年忘之云我國史所不有而他三教之書亦無之但十三廻忌國俗之說見師鍊釋書其曰迎先支寓追慕者聊有以也於是乎跋延寶八年七月七日垂加翁山崎嘉敬義



記朱書抄略後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朱  
子豈欺我哉論語君子脩己以敬者敬以直內  
也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者義以方外也孟子  
守身守之本者敬以直內也君子之守脩其身  
而天下平者義以方外也大學脩身以上直內  
之節目齊家以下方外之規模明命赫然無有  
內外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也中庸九經脩身也  
尊賢也此直內之事其餘則方外之事也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夫成己內也成物外也是故程子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  
達天德自此夫八字之用不窮如此朱子不我  
欺矣山崎嘉敬義記

垂加草第十一



五加草

五加草一名五加皮。其根如人形，有手有足，故名。其性温平，能补虚损，益精血，强筋骨，祛风湿。凡体弱多病，筋骨疼痛，手足麻木，腰膝酸软，以及一切虚损之症，服之皆效。其根入药，须用酒洗，去其泥土，然后切片晒干。其叶亦可入药，但须用盐炒。五加草产于山间，多生于岩石旁，或溪边。其根多寄生于老木上，故有寄生五加之称。

